

约

会

太

阳

肖
平
著

华艺出版社

约会太阳

(散文集)

肖平著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约会太阳/肖平著. —北京: 华艺出版社, 2003.6

ISBN 7-80142-495-6

I. 约… II. 肖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30939 号

约 会 太 阳

肖 平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)

邮编 100083 电话 82885151

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

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9.25 印张 235 千字

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1 - 5000 册

ISBN 7 - 80142 - 495 - 6/I·212

定价: 15.90 元

作者简介

肖平，江苏省南京市人。在戎30载春秋，主要从事新闻、宣传、文化工作。大校军衔。热爱军旅，钟情边关，崇尚军人，恪尽职守。酷爱军旅诗，视“登昆仑兮四望”为乐事，以讴歌铁马冰河为崇高。暮暑寒冬，足迹遍及高原雪域，边关海岛，南疆北国，戈壁荒碛，几乎遍寻每一座国门，每一块界碑，每一根界桩，并努力从中发现和获取美的精神、美的情操、美的境界，意在诠释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悟。

目 录

第一辑

- 乌苏观日出 /3
黑土地白桦林 /7
樱花祭 /14
北极光 /19
漂浮的界碑 /24
开江雪 /29
神圣珍宝岛 /36
防川之旅 /41
哦，兴凯湖 /46
雪封额尔古纳河 /51

第二辑

- 守望昆仑 /57
雪域之魂 /63
难忘冢陵 /67



寂寞情怀 /72
昆仑玉 /76
金沟吾土布拉格 /81
金秋桦林间的会晤 /84
冰雪达坂上的国门 /88
远山在落雪 /93
将军府遐思 /98

第三辑

高原的河 /105
乃堆拉阿乃堆拉 /109
喜马拉雅山地哨所纪事 /114
雪线杜鹃红 /119
年轻的永恒 /128

第四辑

金陵好大雪 /135
红艳艳的攀枝花 /139
西望渐沉的夕阳 /143
难以忘却的遗言 /147
老山三勇士 /152
墓地上的婚礼 /159
迟写的祭文 /163

第五辑

进岛 /171



第六辑

- 她从蓝天飘落 /176
父亲也流泪 /181
赠你一枚军功章 /187
他永远在蓝天飞翔 /192
南沙一片月 /196
环岛游澳门 /202
古榕作证 /207
等待升旗 /211

约会太阳 /219
寻觅香格里拉 /224
梦幻泸沽湖 /228
绮丽丽江 /233
哈纳斯湖风光 /239
西南边境一瞥 /243
北戴河拾趣 /252
西域访古 /260
巴列夫防线回眸 /271
访俄散记 /277
为祖国干杯 /285



第一辑



乌 苏 观 日 出

日出是自然界最富诗意、最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。有诗人把日出视作晨光与黑夜交替的时刻，是即将过去的世界与即将到来的世界交替的时刻。日出在我心目中具有神圣辉煌的色彩和不同寻常的意义。

因为工作需要，我曾多次在祖国的山南海北、奇域胜境拍摄日出景象。那种旭日喷薄、光彻霄汉的灿烂瞬间，使我激动不已，久久难忘。一次，是在舟山群岛千步沙海滨，满天星斗时分，我们便坐在海滩上静待日出。黑暗中涛声有节奏地涌动。渐渐地，海浪推散了夜幕，晨曦微启，雾气浮空，海天极处，云霞绯红。俄顷，一轮又大又红的太阳跳动着跃出青苍色的大海，那大海和天空接壤的地方，闪烁着一片浩瀚无际的红光。那金轮浴海、丹焰荧煌的景象深深地震撼了我。还有一次，是在珠穆朗玛峰下的定日山口，我们在高原凛冽的寒风中，焦急地等待日出。远处是珠峰雄奇的廓影，近处是无边无垠的莽原荒野，给人一种亘古苍劲的印象。时针指到了十点，珠峰的顶端飞掠过如丝如絮



的白云，太阳却迟迟没有露面，又过了大约一刻钟，那连绵的雪岭冰峰处，喷出了柔柔的白光。这白光缓缓地驱开天际的灰云，冲开珠峰的雾幔，升腾起一轮浑圆的白太阳，尽管珠峰寒凝，但那明亮而柔和的光芒正悄悄地洒在万顷银涛、千重琼崖上。啊，地球之巅的曙光！那无与伦比的光华，终于在珠峰织染出玫瑰色的朝霞！当然，我也有过观日出而不遇的懊丧。那次，在黄山清凉台，我们在黑暗中攀上峭岩，抢了个立足之地待到天明，期盼那旭日染红云海的奇景。破晓时分，不想云遮雾罩，没能看到想象中的云海日出，却发现自己正立于一块危岩之上，脚下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万丈深渊，惊惧得腿直发软。后来，我又在阿拉善盟荒漠草原上等待日出，那大漠浩瀚，红日冉冉的壮丽再一次使我激动不已。

前不久，我有机会去祖国的东方第一镇乌苏镇，路途中就计划着在那里看一次日出。我虽然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观赏过日出，然而在祖国东北边陲的尽头迎接朝阳，毕竟是第一次哟！我渴望在共和国的国土上最先拥抱日出的辉煌。

抵达乌苏时，正是满江渔火时分。于是便在哨楼里与战士们“侃”乌苏镇的今昔和趣闻。乌苏镇依傍在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流的交叉处，是我国国土最东方的边缘。从人口角度看，这里称得上是“世界第一小镇”。全镇除哨所驻军外，只有一户居民三口人。早些年，这里不通航也不通路。乌苏镇孤悬在一片沼泽地中。只在冬季由马拉爬犁沟通与外界的联系。一年之中，封冻期长达六七个月，江面冰厚盈尺。可这里物产丰富，有“五花山红鲑鱼盛”之说。每年秋天白露刚过，凉风乍起，肥硕的鲑鱼便从黑龙江下游入海口逆流而上，这里就成了热闹的渔场。据地方志记载，鲑鱼盛期，竟有履鱼背而过江者。这虽然有些夸张，但也足见鲑鱼之多。如今，一条公路从抓髻镇直达乌苏镇，直线距离



12公里。交通的便利，不仅使渔汛季节的乌苏镇成为繁华之所，就是平素里，也有热情的旅游者络绎不绝地到这里观光。哨长高庆彦告诉我，去年有两个香港来客，从罗湖桥一路观光而来，第47天才抵达乌苏镇。他们兴奋地说，这里是他们这次旅行的终点，他们是一路唱着《我的中国心》走来的，就为来看祖国最东端的日出。

翌日，我在晨曦中随着哨长登上高高的哨塔。极目向东望去，迷蒙之中，我蓦然发现，江对面并不是想象中的辽阔的地平线。一座嵯峨的高山屏风似地架在江东岸，挡住了太阳跃出地平线时那瞬间的辉煌。我这时才知道，对面那座海拔737米的高山有一个中国的名字：抓髻山。130多年前，我国的居民还耕作、繁衍在这块土地上，还可以在抓髻山巅眺望日出。两个不平等的条约，使这座山与山那边的大片国土，被强行划入沙俄的版图。如今，那里有了一个俄罗斯的地名，叫哈巴罗夫斯克。我登临哨塔时的欣喜急迫，忽然间烟消云散，心绪霎时变得黯然起来。

转瞬之间，太阳已经从黑黝黝的山岬中升了起来，那又红又大的日轮，光芒四射地向碧空中冉冉升腾。宽广的江面，染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波。渐渐地，哨塔也沐浴在绯红的光晕里。我想，祖国的西部边陲帕米尔高原，此刻还在浓浓的夜色中沉睡，北京长安街旁的玉兰花灯还放射着璀璨的光华。乌苏镇却已经最早迎来了白昼。只是，原本属于祖国的第一缕阳光毕竟被山那边的土地所拥有。也许是我的血管中奔涌着军人的血液，因此，很难面对自己的国土上的那片阳光被他人的铁网圈定，而表现得无动于衷。我后来才知道，这种情感并不是我一人所独有。连队战士到哨所后的第一课，便是讲那130年前的历史。事情往往就是这样，人们倍加珍惜的，有时并不仅仅是拥有，而是失去。而真正的军人，不仅要敢于彪炳辉煌，也要敢于正视属于他自己的历



史。因为，任何割断历史的美，都将是苍白的。

太阳升高了，日出的光华将夜幕驱尽。我猛然感到一种磅礴的力量在震撼我的心灵。啊，光明的白昼来临了，我们有多少希望寄托在赤焰流光的新一天里。



黑土地白桦林

我喜爱白桦林，虽说我的故乡并不生长白桦树。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梦幻里的白桦林就飘逸秀美，色彩斑斓。白桦林那迷人的景致，令我遐想，令我神往，令我沉醉。

秋日的白桦林景色最佳，那挺拔、洁白、柔韧的枝干上，挂满金黄的桦叶，像一群新浴后的金发少女，娉娉婷婷，袅娜妩媚。夕阳斜照，桦叶筛碎了阳光，把斑斓的光影印在地上，林间铺满了黄叶，像铺着一层碎金子。漫步其间，有一种富丽堂皇，恍若仙境般的感受。秋风拂过，桦叶在枝头轻轻絮语，树梢在蓝天的映衬下旋摆，摇曳，那富有弹性的律动，宛如少女翩翩起舞。蓝缎般的河水，环绕白桦林逶迤而过，为金色的桦林增添了一种神韵，创造了一种恬静怡人的氛围。难怪，金秋的桦林吸引了那么多画家的目光，诱惑了那么多诗人挥毫歌吟。

我最初走进白桦林，是在祖国东北沃野千里的抚远县浓江乡。那天，当我乘车驶过长长的圩坝折向北时，路右侧豁然出现一片白蜡炬似的丛林。



哦，白桦林！这就是我朝朝暮暮惦念神往的白桦林！我让司机将车子停在路边，奔下公路直扑白桦林。

已是阳春季节，白桦林间还积存着覆盖了一冬的残雪。桦叶在入冬时即已落尽，此刻新芽尚未绽发，置身林间，四周是白晃晃的桦树干，在林间疾步穿行，桦树干像一条条白影在足音中向后掠去，恍若置身童话般的世界。

我在两株同根而生的桦树前歇住脚，双臂搂定树干仰视树梢，天空湛蓝湛蓝的，林间静极了。树梢在柔韧地摇动，我在静寂中呼吸着林间带有桦树芳香的空气。残雪零零落落地散布在桦树根旁，使静寂的桦林带有几分凄冷，几分哀伤。我想，这片林子有过凄冷，也一定有过秋日的辉煌。我固执地相信，无论是秋日还是冬日，桦林都有她美丽和迷人的地方。这里一定曾有过无数次令人温馨的幽会，有过无数个点燃篝火的夜晚。在这里，即便有过忧伤和眼泪，那也一定是令人甜蜜的忧伤，令人欢笑的眼泪。

没有想到，我这次去浓江乡边防团走访的李贵桦，也对白桦林有着特殊的感情，我听到了一个关于他和白桦林的使人迷醉的故事。

李贵桦是辽宁省鞍山市人。他中等身材，宽阔的肩膀表明他有一副强健的体格。脸微黑，五官没有什么特别的模样，最能显示军人特征的，是他那对坦率而明朗地闪烁着的目光。他从大学外文系毕业时，有的同学分配到京都当翻译，有的飞越重洋搞外贸，他却主动要求到浓江来当了一名边防军人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，一是因为受边防军人生活的诱惑，二是因为喜爱那黑土地上生长的白桦林。

李贵桦有位女朋友叫慧琼，也是学外文的，毕业后在中学教书，两人鸿雁传书，情醇意浓。李贵桦几乎每封信里都要写到白



桦林，写白桦的洁白，柔韧，品格，神韵；歌白桦的飘逸，灵秀，斑斓，辉煌。直把慧琼说得魂牵梦绕，心旌摇荡。

这年寒假，慧琼专程来边防探望李贵桦，观赏令贵桦痴迷的白桦林。一路颠簸，乘了火车换汽车，下了汽车坐马爬犁。从军分区往团部去的路上，她完全置身在冰雪的世界中。马爬犁颠得她浑身像散了架。尖啸的风卷着雪沫一个劲朝她衣领里钻。她用那条硕大的围巾把脑袋和脖颈围了个严严实实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可是不行，风是尖的，雪是凉的，她只觉得心里发寒发冷。尽管她来的时候有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。因为季节的关系，可能看不到秋日桦林的辉煌，可也没想到这么遭罪呀！马爬犁越往前走，她越感到荒凉，越觉得冷。

在离团部不到三公里的岔路口，李贵桦让马爬犁停下来。他兴奋地告诉慧琼，穿过路右侧的白桦林就是营区。他建议让马爬犁把行李拉回去，他们一起踏雪欣赏冬日的白桦林。慧琼在爬犁上盘腿坐久了，腿脚麻木，走下爬犁时，身子直摇晃。雪原上的白桦林，桦叶殆尽，白晃晃的一片树干。在她眼里，枯枝败叶的，毫无生气。

犹豫片刻，她疲倦地摇头拒绝了贵桦的建议。他们回到营区时，天已擦黑。慧琼走进半截埋在土里的“地窝子”式的小木屋，好一会儿才适应了屋里的昏暗。贵桦为迎接她的到来，把屋子烧得暖烘烘的，靠屋角的那张铺换上了雪白的床单。可屋子用未加工的原木搭成，低矮、昏暗，还散发着一股潮气很重的霉味。慧琼最先注意到的是，这小屋子没有窗户。她觉得窒闷、压抑。没有窗的屋子，是黑暗的囚牢。没有窗，怎么享受阳光、空气、蓝天和屋外美的景致？贵桦告诉她，小木屋原本有窗，只是因为天气寒冷，窗口开得很小，而且开在了屋子的顶上。经他指点，慧琼看见了屋顶上的方孔，并且为了密封，方孔上加盖了



“人”字形瓦。慧琼的印象中，这不是窗，倒像是烟囱，这一夜，慧琼的情绪很低落。

慧琼在浓江住了不到一个星期，便要匆忙往回返。在贵桦再三相邀下，他们在桦林里踏雪散步。依傍着贵桦宽阔的肩膀，她也生出几分温暖，几分柔情。可寒冷和触目的荒凉，又使她对白桦林失却兴味与浪漫的情调。

回到内地后，慧琼来信再也没谈对白桦林的印象和感受。只是不断地报告某某同学出国留学，某某同学喜结良缘的信息。贵桦隐隐地感觉到一点什么。四月，慧琼来信又说，她准备报考研究生出国深造，希望贵桦能一同前往。而此刻，李贵桦正紧张地跋涉在泥泞的白桦林间。

这天，江对岸的塔式哨楼上，升起一面小红旗，那是对方要求会晤的信号，李贵桦随同中方会晤代表做见习翻译。

吉普车辗开冰雪行驶到界江的主航道上，他们面前出现了对岸身穿毛皮大衣的军人。当他们喷着热息相互寒暄握手时，李贵桦忽然觉得周身热血奔涌。他有点激动，他感到自己正代表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。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包裹着他，冲撞着他的心。

这次会晤的内容既具体又严肃。对方提出界江我方一侧的一座无名岛屿应属有争议地区，不允许我方边民上岛从事生产。我方代表严正指出，这样的问题实属无理要求。两国边境的划分，历来以主航道为界。无名岛屿历来无可争议地属于中国，对方不应干涉我边民的正常活动。可对方代表却指出，主航道目前在岛屿的我方一侧。这次的会晤以没有结论而告结束。双方约定，共同勘定现地后再作会谈。

李贵桦奉命先行勘察了这座岛屿。小岛只有0.2平方公里，岛上长满了白桦树。多年来，由于江水冲刷，泥沙淤积，岛岸不